

军旅长篇小说新作丛书
国家95规划重点图书
詹文冠/著

恕我违命



夜海浓雾蒙蒙，隶属海军某基地的一条猎潜艇悄悄偏离中心航道，向金门岛的料罗湾军港驶去。军情惊动我军高层，上级命令迅速拦截，必要时坚决击沉这条已呈投敌迹象的“叛艇”。作战值班室里的气氛紧张至临爆点。关键之际，作战处长邵力上校抗拒上令……小说由此展开了这部90年代中国海军将士军营生涯的文学长卷，揭示出他们面对未来高技术海战战场，体验蜕变与新生的情感历程。

作品丰满厚重激情昂扬，文笔酣畅淋漓重彩浓墨，着力塑造了邵力、徐放、诸葛观如、舒楠、朱求臻、凌谈戎、宫天赐瑞等不同层次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众多军人形象，可谓一部直面当代军队环境的现实与矛盾，热情讴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精神旗帜的军事文学之作。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恕我

詹文冠／著

违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恕我违命/詹文冠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 9
ISBN 7-5033-1020-0

I. 恕… II. 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 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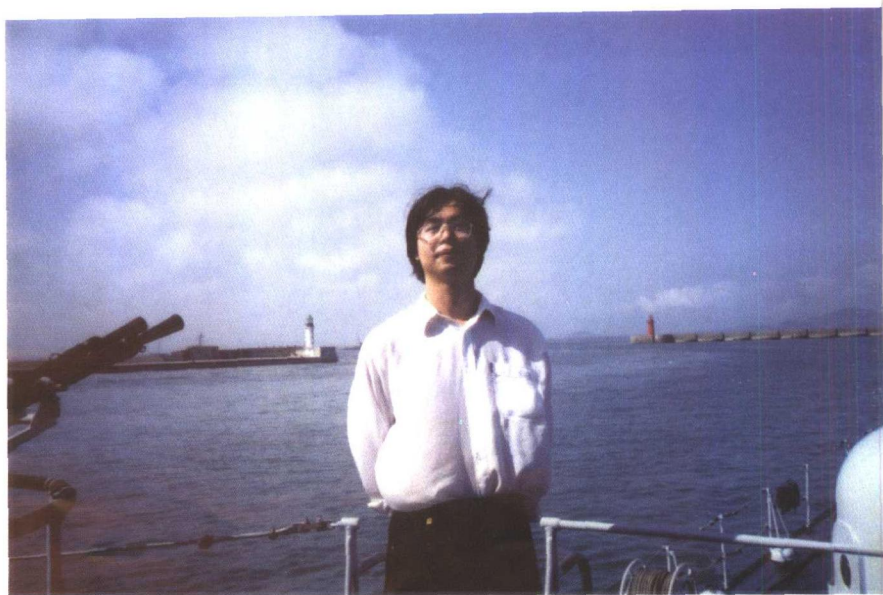
北京朝阳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875

字数: 373 千字 印数: 1—7000 册

定价: 21 元 (膜)



作者在海军军舰上

目 录

第一章

渴望撞击	(1)
骚动的睾丸	(12)
非中文句式	(22)

第二章

诸葛富翁	(31)
生命峡谷	(39)
最后一瓶茅台	(45)
红色的毛坎肩	(54)
说句心里话	(60)
刺刀是朋友	(66)

第三章

一条腿颠起的世界	(72)
阳光下的阴影	(79)
凌谈戎说：战争	(88)
美丽无边	(95)
似乎被感动	(101)
它们同他们一样寂寞	(110)
让阳光穿过指缝	(117)

非凡婚寝.....	(124)
-----------	-------

第四章

彼岸.....	(130)
关于“鸡”事.....	(142)
狼虎对峙.....	(147)
军舰跟老婆一样.....	(156)
妇产科门外.....	(165)
徐放在温泉里漂着.....	(174)

第五章

盛夏的冬眠.....	(184)
小会议室的灯亮了.....	(190)
忠诚好比鱼的鳞片.....	(199)
眼前一片海.....	(210)
怨我违命.....	(217)
健身球旋转着.....	(227)
上校别妻.....	(234)

第六章

将狮子鼻运动开来.....	(239)
螺号声游弋着.....	(247)
粤式早茶.....	(254)
美式军礼.....	(263)
心中喊声：天爷.....	(274)
难以穿透的中校.....	(278)
一出“梁祝”.....	(286)
第二手.....	(293)

斗笠替代军帽·····	(301)
两支半舞曲·····	(310)

第七章

下辈子还嫁当兵的·····	(318)
英雄惜英雄·····	(324)
细微之处的享受·····	(332)
止住接电话的念头·····	(338)
两本好书·····	(342)
卓越的心念跳动·····	(349)
与自己拥抱·····	(355)

第八章

日子·····	(362)
将来是用它打天下·····	(371)
气煞本君·····	(377)
九盅就九盅·····	(383)
葫芦瓢 丝瓜筋·····	(391)
拾 贝·····	(399)
贝 裂·····	(405)

第九章

一轮雨念·····	(414)
美艳云彩被收去·····	(418)
以血祭奠·····	(422)
高昂起头败下·····	(428)
朱某去也·····	(434)

第十章

那只手..... (445)

难走出的凌乱..... (450)

旗 语..... (458)

第 一 章

渴望撞击

峡谷的外形极像一具发达的子宫，丰腴肥满，遭携带夜露的漆黑充塞着。冬天了，这年的闽东地区游弋着远比往年沉郁的寒意。天下太平得没个鸟事，食指已经同扳机成了远房亲戚，束手缩脚的，结果是心境比天气还冷。冷到了心中，那才叫真冷。陆地上的海军上校郎力不希望老是手脚冰凉，于是他上了阳台，提着一对 15 公斤的哑铃。

阳台是找不着天空的鹰，半张的

翼翼挑进夜幕，掩遮着酸菜缸、腌辣椒坛、下水道皮拔、用旧的拖把柄、碎了胆的塑料暖瓶壳……郎力对这些物品视而不见，矗立在它们中间，横臂拉着哑铃。马裤呢冬装已扒下，套着海魂衫。郎力上校穿海魂衫的风韵异众，大多数军人套着海魂衫是松垮垮的，像披在身上，而“披”字是留给女性的，如长发披肩或披头散发等等。郎力穿海魂衫是“绷”，紧紧绷在肌腱上，同上躯融为一体，感觉这脖子天生是用来绷海魂衫的。其实这年头的海魂衫并不迷人，连兵们都懒得穿它，何况在军级基地机关的家属楼。新崭崭的反正夫君们不疼爱，嗤地一下，军嫂们果断地把海魂衫变成抹布，全棉质地，吸水性强，隔上几月，楼下的垃圾窖内便漂着这些蓝白条的东西。可郎力上校喜欢它，一直喜欢它，喜欢到现在没人喜欢它的年头上。郎力喜欢它的理由很朴实，比方说，没有了袈裟，是没人把你当成庙里和尚的。同理，没有了海魂衫，郎力上校便没勇气把自己当成是吃海饭的。郎力一旦套着海魂衫，就觉得浪在胸前。此刻，他胸前涌动着另一种浪，强健的胸肌被重磅哑铃牵引着律动，起伏地律动，最后将那两坨铸铁般的结实胸肌熔化了，熔化成某种高密度的液体，高密度的液体掀起浪头，浪头拍击着胸岸……

郎力上校终于感觉不到冷了，才从阳台上撤回屋。客厅内，母女俩不见了，进了各自该进的卧室。撂下哑铃，继续呼呼地运动四肢，浑身燥热。他猛地觉得，应该干些同燥热的肉体相融洽的事情。他弯下腰，从凌乱着各种书报杂志的沙发上随手拎起一本，《海湾战争——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大32开，军事科学出版社编译。展开书，立正在日光灯下，牧师捧着《圣经》的架势，高声地朗诵着书的代序言。作者为美国国防部长，迪克·切尼。

“……美国有资格为自己在海湾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而感到自豪。虽然我们有应该吸取的教训，有需要克服的问题，但总体上

讲，我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们有理由为我们的信念的国际领导作用感到自豪，为历史上最出色的一次军事部署感到自豪，为与许多国家建立的战斗情谊感到自豪，为我们的先进技术和各级领导的聪明才智感到自豪。但是，我们最应该为之自豪的，是那些具有献身精神的美国青年——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的战士，他们为我们的事业贡献出了卓越的技术和忠诚，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英勇顽强。”

原文至此结束，但郎力仍然捧着书，朗诵着，朗诵着他心底的声音。

“但是，切尼先生，我从你的报告里读出一股浓烈的霸主气势，措辞中洋溢炫耀和吹嘘，宣扬着美利坚合众国之利益无比至上的论调。无可否认，海湾战争带来了一场新的军事革命，为世界军事思想领域注入了新的血液，但海湾战争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战争。伊军的失败是必然的，首先它输在师出无名，侵略了一个主权国家，引起公愤，最终由安理会发布联合讨伐令；其次，因为有位基本上不懂韬略的萨达姆摆在那，导致伊方出现了重大的军事策略失误，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上……”

铿锵复铿锵，朗诵声是原始的打火石镰，火花闪闪的，将正渐渐生长的思维触角诱燃了。心脏越跳越剧烈，泵得血液加速奔窜，并隐隐地传递出嚎啕之声。似一匹孤独的野狼，举首空旷的漆黑夜空，为没有对手前来搏击而嘶扯出血红色的嗥叫。突来的一个冷颤传遍全身，郎力控制住抖嗦的身躯，牙一咬，明白：必须快速冷却下去，冷却到麻木，否则他会被煎熬，或是膨胀。当急需冷却的念头活跃起来后，郎力扔掉有点可恶的书，快捷地除去衣服，根纱不剩，光赤赤冲进卫生间。门，惨叫着合上，旋即呼隆隆，是冷水出水龙头，继而扩散着巴掌蘸着冷水拍打肌肉的声响，接下来是似唱非唱的吆喝。吆喝着《白眉大侠》的开场词，新近上演的电视连续剧。

刀是什么样的刀？金丝大环刀；
剑是什么样的剑？劈月削光剑；
招是什么样的招？天地阴阳招；
人是什么样的人？飞檐走壁的人；
情是什么样的情？美女爱英雄；

.....

郎力上校算不算英雄？没法说，因为他没打过仗，又未在某个黑暗巷里撞上桩流氓强暴少女的差事。不过，他的爱人倒确实是美女，江西妹，国家二级戏剧演员，原赣省浔阳采茶剧团的名旦，姓崔名笑莺。美女婀娜而出了，一袭秋衣秋裤，进客厅，挨个地摇着暖瓶。这时，另一间卧室的门裂开，出来个颠着双小白兔造型棉拖鞋的小人儿。

8岁的女儿郎海航指着卫生间，瑟瑟地惊问：“妈，爸怎么了？”

“当兵当出了毛病。”

“妈，爸那是唱什么歌？”

崔笑莺咧嘴笑：“你爸不是唱歌，是吆喝。”

“啥叫吆喝呀？”

“哟喝就是冒傻气。冒傻气，懂吗？”

小海航将指头点点下巴，歪着脑袋，眨巴着跟妈妈一样水灵的眼睛。

崔笑莺朝女儿挤挤眼：“天冷，快回房睡觉，弄不懂就明天问老师去。”

气窗上，缕缕被热烫肌肉汽化的水气飘出，缭绕绕绕。崔笑莺提着暖瓶，敲卫生间的门。

“唉——大冬天冲冷水，要什么骨头？给你点热水，有大半瓶。”

“不用了。斯大林同志说，咱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

“看冻不坏你。这么晚，楼上楼下都在骂。”

“日子太平淡了，谁不容许我发泄……”

“发泄也得悦耳一点呀。”

“得令！改成唱，唱革命歌曲。”

崔笑莺给逗得没法不开容，笑盈盈，拍拍卫生间的门，像拍小宝宝的屁股蛋：“宝贝！你真可爱。注意点形象，怎么说也是个37岁的团级干部。”

郎力自有郎力的脾气，说了就做到。稍后，歌声伴着水气飘出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叭叭（手掌拍击胸脯的声音）……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叭叭……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叭叭……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叭叭……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叭叭……红旗飘舞随风扬，我们的歌声多嘹亮，人民海军向前进，叭叭……”

颠来倒去把无数军歌揉成一团后，那澡便洗完。郎力光赤着全身闪进卧室已是气概莫比了。短发上顶着一颗颗小水珠，反射着灯光，璀璨夺目，如戴着镶满钻石的皇冠。肌肤遭冷水刺激，遍体通红，血液浅浅地在皮肤下窜动，胳膊上的肌腱鲜活着，呈利鼠般的生猛，精气霍霍，全身上下该昂立的部位全嗖嗖昂立起来，顿呈渴望撞击之态，气概无边。再看棉被裹住的崔笑莺，突遭浓烈的雄性体息撩拨，不可抗拒地发生了那种可人变化，脸浮红云吐纳若兰，瞳仁弥散着一轮幻迷的光芒，迷离仿佛。郎力恍若饥渴的饿狼发现了一头绵羊，腹中顿即燃起一篝征服的欲焰，浑身热不可耐。他告诉自己：郎上校，你可以发泄了。你必须投入到性爱的战斗中！攻击，再攻击，辉煌地爆炸，然后喷射，狠狠地抽空掉，耗干精力，坠进无欲状态，最好是休克昏迷过去，借此来抵消和排解另一种莫名欲焰。

他开始行动了。

双人床前，郎力两掌交握，指关节咯咯唱响，照说应该马上

拔出鬼头大刀或抱起歪把子机枪，但此际的郎力上校却是一把将被窝内的崔笑莺拎起，横腰抱在怀里。突如其来的被人拎进怀中，尤其是在这种飘逸的时刻，毫无准备的崔笑莺哎叫一声，挣扎出一条胳膊，抚抚肌肤上的红痕，道声：“你这哪儿是做爱，简直是杀人，我的上校。”说完，闭上依然迷幻的双眼。正处于飘舞状态中的崔笑莺是常说“水做”的那种，身轻若羽，极尽绵柔，经络舒展到了极限，整个人松软同一坨被充分发酵过的面团，急盼着将她搓揉成各种各样的甜美可口的形状。随着怀中的香躯继续变软，并伴随着发出焦干的呻吟和已经湿润的体息，郎力禁不住收紧双臂死死地把崔笑莺贴在他光裸的发达胸肌上。他感觉到崔笑莺湿热的腰肢在双臂间挣扎地蠕动着，像春风里的杨柳枝，又像海里畅游的美人鱼。蠕动的腰肢是另一种语言，好比舞蹈，舞蹈就是用四肢和躯体来表现语言的艺术。郎力从这种特殊的语言中感知，对方在说：“蓝军”已进入防御阵地，请担负进攻的“红军”开始行动。

弥漫着火药味的双人床沿，郎力松开双臂哗的一声，柔若无骨的崔笑莺如一尾妖冶的鱼，倏地游出郎力的热怀，水银似流泻在双人床上，一派的躁动景色。崔笑莺开始敞开呼吸，敞开胸怀，敞开一切该敞开的，敞开可供她的上校驰骋的疆场。号角吹响了，郎力挺枪出征，杀上战场，才刚刚实施了几个点射，一串秋虫样的鸣叫掺杂进正在熔化的战场中。床头上的小挂机响了。郎力急刹住处于惯性状态中的身躯，立马回首之势瞄一眼床头柜，电子石英钟显示：23：48。马上，脑袋内的部件运作：如果是夏天，这铃声意味着“双扣”的牌局“三缺一”，而此刻是冬季的深夜。郎力在隐约嗅出一丝特殊气味的刹那，飞地从燥热的崔笑莺身上一跃而下，扯出固定在床头的小挂机。

耳廓内，一串湍激的报告声在流淌。郎力窒息了，梦游似地听完电话，指示对方将报告重复。又是一串语无伦次的声音，他

深信不疑了，深吸口气，将自己稳住，稳定在沉着的状态中，晕眩数秒，睁开眼，冲进客厅。抓过沙发上的军装，以最快的速度穿妥，套上皮鞋右手拧门锁，左手摘下墙上的军帽，踏踏的，置放着各种废旧杂物的楼道灌满了制式皮鞋的雄风，闪出单元楼门。

作战值班室电话报告：前沿海岸观通站急告，基地下属水警区猎潜艇大队，一艘猎潜艇从舰队参加合练返航，至金厦之间海域时，偏离航向，越中心航道驶去，不远就是金门岛。无线电失去联络，有驾艇叛逃的迹象。

嗵嗵嗵，通向指挥大楼的寂静营道上传播着郎力的脚步声。经过首长宿舍区时，几条影子惊叫着奔出来。拐弯处，郎力将一团肉乎乎的肢体撞翻在地，黑古隆咚的，瞧不清被撞倒的是谁，反正肯定是从首长楼里出来的。十万火急，郎力只能置地上那堆肉乎乎的肢体不顾，自管飞奔着。

现在需要的是时间，而不是礼貌。

作战值班室内，值班参谋裴大庆看清冲进门的是郎力后，惊鼠似地离开充斥着各种呼叫声的集控指挥台，跑过来，大汗淋漓，结结巴巴：“处长，处长……”

郎力拧紧眉宇，怒目喝道：“镇静点！你不是管仓库的军人，不是操勺做饭的伙头军，是堂堂的作战参谋。哪怕是天快塌下来，你得考虑用脑袋怎么去顶着。情况上报了吗？”

“报告处长，已上报完毕。”从立刻恢复的规范回答上可知，值班参谋裴大庆镇静下来了。

“迅速回到指挥台！那是你的战位！”转身，郎力迈到垂着墨绿色绒布的墙壁前，扬臂一揭，嗤地露出巨幅东南沿海海域图，叭——右掌准确地按在那片曾风紧浪急的海域上，连同半个台湾岛被郎力压在掌心。直觉告诉他：这是迷航。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但他坚信直觉是对的。他考虑，迷航的原因准是出在导航系统上。分析装备的现状，最容易出问题的是自动导航系统，这类舰艇上

的导航系统是杂货铺。俗话说，药多不治病，估计今晚又应验了。

轰隆隆，是刚从被窝里爬起来的参谋们，分属司令部一、二、三班，冲向嗷嗷叫的作战集控指挥台。绕臂作业台灯纷纷射出光柱，大比例海图哗地铺开，铅笔、两脚规、平行尺、量角具依次取出，指挥台上红绿灯频闪。咚咚咚，基地及司令部首长赶到。肉乎乎的是基地司令员朱求糠，仅穿条大裤衩，光着脚板。两位正副参谋长着装相似，趿拖鞋，光身子披军大衣。最后到达的基地黄政委相对整齐些，毛衣加马裤呢军裤，左脚上的拖鞋准掉在道上了。首长当中数基地副司令员徐放有味道，着制式皮鞋，光着两条腿，上面是大校军装，三颗铜扣系错了两粒。人越来越多，作战指挥室开了锅，一个个转来窜去的，猴急。话筒内，传来各海岸观通站的呼叫。

“一班、一班，目标艇航向没变。”

“我猎潜艇继续朝金门岛驶去。”

“报告，再过 20 分钟，该艇将靠岸料罗湾。”

连接总部方面的话筒内，声音照样急得不行。“闽东，闽东，我是中心。”

朱求糠握着手持式话筒，回答：“我是闽东，我是闽东，请指示。”

“杨副司令员已赶到中心，请接命令……朱求糠同志，我是副司令员杨贤忠。我命令：一、迅速派艇追击叛逃艇，二、如果追截不上，立即将叛逃艇击沉，不得有误！伺机执行，随时报告情况。”

……

海岸炮兵营报告：130 岸炮瞄准目标艇，炮弹进膛，请示射击命令。

水警区报告：追击艇队已解缆待命。

岸基导弹营报告：导弹注液完毕，已通电检测，请示发射。

观通站报告：目标艇已进入料罗湾，8分钟后将靠码头。

作战指挥室的空气骤然凝固，无人喊喳，喘息声难得听见，脸色煞白，目光齐刷刷盯住朱求糠光赤的肉躯。朱求糠手中的话筒颤抖着，尽管他当年指挥过不少海战，但此刻是下令将炮口瞄准自己的舰艇。军令在上，朱求糠紧咬牙关，硬挺起快要瘫倒在地的身架，捏拳，举起话筒，下令：“各战斗单位注意！各战斗单位注意……”

巨幅海图前，郎力猛地收回始终压在目标海域的右掌，高喊：“等等！”快步走到指挥台前，一把夺过朱求糠手中的话筒，沉着指示：“观通站，报告目标海区海况。”

“大雾，能见度不足30米。”

“报告我艇航速。”

“正常巡航时速14节。”

“闽东要杨副司令员……请示首长收回击沉我艇的命令。”

“你是谁？”

“作战处上校处长郎力。”

“为什么要收回命令？”

“我推断该艇非叛逃，是迷航。”

“我需要的不是推断，郎力上校。”

“时间紧急，容不得解释……”

“我不需要你的解释。你要清楚一艘猎潜艇叛逃成功的后果，宁可错击，也决不让它成功靠岸。立即执行命令！”

“一旦错击，后果同样不堪设想！”郎力激昂得无法自控。

话筒里的声音火气升高：“区区一名作战处长，你无权违背命令。”

非凡的场合突然窜出一个人，夺过郎力的话筒，声音同样的昂热：“杨副司令员，我是基地副司令员徐放。我同意郎力同志的判断，他的陈述可以代表基地，因为他是一位称职的作战处长……”